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十四

宋 衛湜 撰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鄭氏曰為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非其所祭而祭謂妄祭神不饗

孔氏曰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輙擅廢興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為稷官故曰稷也

藍田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已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脩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魯立武宮立煬宮是舉其廢也躋僖公是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非其所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長樂陳氏曰祀典之所秩則不可以廢廢之為不仁

祀典之所不秩則不可以舉舉之為不智周官大宰祭祀以馭其神大祝禁督逆祀命者禮記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夫逆祀命而有所舉則在所禁逆祀命而有所廢則在所督不敬者在所削不孝者在所絀此人臣所以謹常祀而無瀆禮也春秋傳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盖以此也然莫敢舉廢者禮之常可以舉廢而舉廢之者禮之變故湯

於社則不遷於稷則易農以棄凡以崇功德以歸宿於義而已後世祭祀無常典舉廢無常時故夔子不祀而滅於楚鄫舒不祀而滅於晉此宜舉而不舉也秦漢之祀其小有至於陳倉其大有至於五時此不宜舉而舉也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而祀之則於禮為諂於命為逆於祀為瀆其欲邀福也難矣昔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可謂知此禮矣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

不其信乎

嚴陵方氏曰可以廢而廢之可以舉而舉之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故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淫祀之謂歟在人則為諂於禮則為淫

石林葉氏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鄭註是矣然未盡也先王之制祭祀如柳下惠所言蓋甚嚴矣故禮有祭法有祭義若舉廢皆當於法

與義後固不可改使有不當其可姑仍其失而不之正乎棄之與農農之功必有不若棄者則農固不得不廢若屋之為社世未有能過之者則雖欲遷而不可改湯特為之作夏社以曉天下此禮所以言有其舉之有其廢之者謂各有名而非苟作者也不然如魯人之祀爰居躋僖公何以書於春秋使後有作者能以禮正之孔子豈不許乎

東萊呂氏曰近来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載於祀

典非正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爦自後世有徼福之心者多故肴得福為可徼耳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

孔氏曰此皆上兼下下不得借上左傳云聖王致力於神奉牲曰博碩肥腯是天子得以肥也又公羊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牛有災故臨時得別求

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也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
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
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
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
成事祔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
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者葢諸
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
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為次但

不毛色純耳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嚴陵方氏曰天子以犧牛則雖肥而或傷亦在所不用矣諸侯但取其肥而已不必犧也大夫但取其具而已又不必肥也至於士雖索牛亦不得用矣唯羊豕可也祭義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故得有犧肥之牛也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此經所言特於大

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而後得之故也所謂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輙祭之若濫祭亦是淫祀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

河南程氏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橫渠張氏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繫世族與立宗子法古人亦鮮有不

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溥　又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

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藍田呂氏曰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於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其所以主祭祀治宗事如有國有家之重冠笄取妻必告死必赴況於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

俟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而不敢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焉不厭祭不旅不假之類是也其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所謂必告於宗子言告而後敢行事也

又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則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

為宗子而弟有子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宫而祭使其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止謂殤與無後見曾子問及小記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宫所以盡人子之私養及其没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可乎盖異宫者必祭於其宫使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

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申禮不得申則雖祔食于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支則知宗之為本言宗則知支之為庶支子不祭公祭也祭必告于宗子私祭也謂祭其先也凡此所以明其宗重其本而已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

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鹾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長聲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萁語辭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鹾今河東云幣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脚跡痕大豕肥則毛鬛剛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肥則其鳴聲長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食之肥則可獻祭鬼神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踈也兎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兎八物唯牛云一頭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尹祭者裁截方正而用之一云正謂自作之論語云市脯不

食言不正也商祭者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槀乾也脡祭者鮮魚煮孰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也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玄酒言其甚清皎潔也清酌者酌斟酌也此酒甚清可斟酌也薌合者穀秫者曰黍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薌萁者粱謂白粱黃粱萁語助也明粢者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稷粟也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鬛嘉薦

普淳是也或唯雞犬或唯魚兎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士虞禮祝辭云尹祭也

藍田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内則盡志外則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以薦之然後可以不歉於心皃神其來享也故祝辭皆舉其美而言於物不敢不盡也禽獸之獻以肥腯為美魚腊鮮槀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潔清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韭以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幣

以可制為美察豕與羊視其鬛與毛豚或難察其鬛故直謂之肥腯也犬下牲可也以為羮而獻則犬之肥也凡煮肉有汁謂之羮特牲禮云羮飪頳考叔食舍肉曰臣有母未嘗君之羮是也八者皆以肥腯為美也魚腊脯脩雖微而必祭庶羞雖美而不祭故脯與槀魚鮮魚三者皆謂之祭舉其盛也脯謂之尹亦謂之脩脩有所正也醴酒皆有清有糟糟未泲者也既泲為清酒之精者也謂之酌黍稷食之正也稻粱雖

美加食而已非其正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黍稷之有馨香也黍可以為酒敦之則粘聚而不散可摶而食之故曰薌合既香既合則黍之美者也萁其也有所別也粱之薌與黍同其實與黍異又為加食故曰薌萁粱五穀之長也祭祀之飯謂之粢盛明者精鑿之稱也故曰明粢草去則苗跡地美則本豐苗跡則實必美故稻曰嘉跡本豐則萌必盛故韭曰豐本

長樂陳氏曰凡祭宗廟之禮鼎俎籩豆簠簋所薦必美其名者謂聖人襲祖先之遺芳體天地之大德作為政教以和隂陽用正性命萬物各遂其生享其豐厚不敢忘本是以祭祀之禮物美其名以昭盛德雞曰翰音者翰飛也其音飛而逺者雞必大也犬曰羮獻者犬腝則湇膏可以充鉶以為獻也粱曰薌萁者白粱黄粱非獨米之香烈可以充君薦神至於萁梗亦有芳薌也嘉蔬者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

而稻唯其善也量幣者制量幣帛以將其誠不敢過

也不敢不及也

山陰陸氏曰首孰非元牛曰一元迹孰非武牛曰大

武雞鳴皆振羽是之謂翰音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謂

之雞以此兔曰明視視月而死者也合言氣滐言實

其言榦蔬言苗

嚴陵方氏曰犬豕水畜也水至陰而柔故其鬛以剛

為尚羊火畜也火至陽而剛故其毛以柔為尚鬛亦

毛也豚非牲之正以助祭養者也豕言用豚之肥腯則羊亦用羔之肥腯可知經曰羔豚而祭翰則羽之健者也左氏傳曰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為犧則宗廟之用雞必以能鳴之雄者矣

江陵項氏曰牛豕豚羊雞雉兎皆以其形聲之美者為號獨犬曰羮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羮之而獻其味耳薌合以其實之升於量者言薌萁以其稈之登於場者言嘉蔬以其苗之植於地者言明粢以其飯

之盛於器者言然古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或與黍同

號耳顆大者言其實顆細者言其穗各取其盛者言

之脯曰尹祭左朐右末横陳之也槀魚曰商祭槀者

不盡佳必擇而用之也鮮魚曰脡祭濡魚進尾右鰭

左腴陳之也

廬陵胡氏曰古者葱韭皆曰本漢使云百本韰五十

本葱量度量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異其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

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

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尸陳也柩之言究也

孔氏曰自此至短折不祿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

同之事生時尊卑著見可識死蔭為野土嫌若輕褻

故為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譬若

天形墜壓四海必覩王者登假率土咸知故曰崩薨

者崩之餘聲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狹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士禄以代耕而令遂死是不終其禄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絶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令人猶有呼盡為澌者也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絶之時下置於地冀脫死重生氣絶之後更還牀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

死事究竟於此故曰柩
藍田吕氏曰尊卑之死其名不可以無别敬之至也
天子居崇高之位如山如陵故曰崩詩云山冢崒崩
卒終也君子曰終者全而歸之之義也大夫君子也
故曰卒不禄傷其不幸之辭也至庶人則窮矣不可
有異名曰死自諸侯至於士皆其臣民之稱者若諸
侯之薨訃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禄自卑之辭也書於
他國之史則曰某侯某卒内外異辭也大夫死訃於

同國他國之大夫士皆曰不禄訃於其君及他國之君同國之大夫士皆曰死亦尊卑内外異辭也尸者未大斂柩者已大斂之稱也故喪禮未殯奠于尸已殯奠于柩書名亦曰某之柩所以别也

長樂劉氏曰如天之崩則萬物失其所覆也薨陷也如地之陷則一國失其所載也卒終也施德立義由此而終也禄所以崇道而育德而身既亾是不禄也死者澌也如氷之消而復為水如雲之盡而復為氣

生而復死死而復生無窮已也人則亡矣其爲德猶存也故立等降以稱其靈則事亡猶事存也

長樂陳氏曰書於堯舜禹湯曰殂曰落曰死曰没而已至周乃曰崩則崩薨卒之稱周制也大夫謂之卒而春秋外諸侯亦謂之卒者略於外故也士云不禄而禮諸侯薨訃於諸侯亦謂之不禄者謙於外故也夫有始則有終此性命自然之理也君子曰終與卒同義一草木之槁曰死一禽獸之斃亦曰死小人曰

死則與物同類而已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天子諸侯大夫之死曰崩薨卒

舜陟方乃死天子亦曰死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鄭氏曰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異於人也春秋傳

曰大災者何大漬也死寇異於凡人當饗禄其後

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今云降落是死也四足牛馬

之屬若一个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故曰漬此鳥

獸死異名也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為名也兵器仗之名言其為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孫春饗孤子是也

藍田呂氏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也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冡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夫曰皇辟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

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

藍田呂氏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君亦曰辟則臣之所取法也

長樂陳氏曰詩曰皇皇后帝又曰皇王維辟天王祔

而臣子加之以帝尊之與天同故也祖父死而子孫加之以皇夫死而妻加之以辟尊之與君同故也周官大祝所謂鬼號此也喪禮未卒哭則以生事之既卒哭則以鬼事之則其稱皇祖考皇祖妣以至曰妣曰嬪皆卒哭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考成也成為神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曰卒曰不禄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

孔氏曰父母妻生時所稱不言祖及夫者以生時無别稱也考妣嬪謂非祭時所稱也前言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

之爕訓詩云嬪于京周禮九嬪並非生死異稱矣

橫渠張氏曰妣者比也所以配先考之德自非生者之稱故可以無嫌生日自不言妣妻死曰嬪夫死曰辟然於古不見有此稱若考則武王稱文考若嬪者嬪于虞又九嬪是婦人之美稱然此等之稱亦不特施之於祭祀而已

長樂陳氏曰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嬪于虞詩曰嬪于京則亦生謂之嬪也生曰父曰母曰妻親之也死

曰考曰妣曰嬪敬之也生則主親死則主敬生而敬
之以考妣嬪之稱亦不害其為親之也
藍田呂氏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與大夫曰卒士
曰不祿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嚴陵方氏曰壽言數之有所延考言德之有所成蚤
死謂之短中絶謂之折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
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綏讀為妥視謂視上於袷視國君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視大夫又彌高也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也凡視敖則仰憂則低傾或為側辟頭旁視心不正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袷謂朝祭服之曲領臣視天子過袷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顔色又不得下過於帶國君諸侯也臣視

君不得平看於面當視面下袷上也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之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過高則敖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視過下則似有憂定公十五年魯公受玉其容俯卑俯替也傾㰻側也若視尊者而㰻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

庾氏曰國君綏視妥頽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為平故以下為妥此視以面為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

橫渠張氏曰視有高下視高則氣亢視下則心柔故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學者當先去其容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目者仁之所示見且心常存焉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先貴乎別也不當別而別則文勝質文勝質則史當別而不別則質勝文質勝文則

野故尊卑無等親疏長幼無差視聽言動不中於節
雖心在於敬而直情徑行野人戎狄之道君子不為
也此視人之法自天子至於士所以異也執器有上
衡平衡蓋奉者主於當心故以當心為衡視者主於
視面故以視面為衡執器以高為敬故卑者彌下視
以下為敬故尊者彌下義各有所當也士相見禮凡
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袍卒視面無改此衡視也大
人即大夫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事親主

憂察其色不純以敬故異於君也上於面者其氣驕
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
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於胷中矣此君
子之所以謹也
長樂劉氏曰臣之事君敬盡於心則五事固有弗正
然於視瞻苟無等降在禮為慤矣故視於天子諸侯
大夫士各不同焉
山陰陸氏曰不敢言視天子恭也上國君上大夫放

此綏視以所視綏之遠近爲節衡視以所視衡之遠近爲節綏視遊目遠於袷矣衡視遊目又遠於綏矣直言士視五步耳與上相備也然則天子國君大夫遊目亦不過此

廬陵胡氏曰或云袷當腋縫或云當臂之處深衣云袷之高下可以運肘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為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以禮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為也言猶議也

藍田呂氏曰先時豫慮思不出其位皆所以虔君命也肄謂討論脩飾潤色之也居是位也不敢以侵他

事治是事也不敢以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政無不舉也

長樂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興作於大事也則大夫與士豫習其所宜以俟指任期不辱命也故在官者豫治其官言緝版圖文書以待興作也在府者豫治其府言考實藏賄貨以待匪頒也在庫者豫治其庫言治車馬兵甲以待徵令也在朝者豫慮於朝言極其謨謀政要也經曰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

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

長樂陳氏曰官者聽治之所在府庫者財器之所藏

朝者政事之所出周禮大府泉府玉府之屬皆言府

特太府曰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蓋以藏其文書財物

則謂之府以其貯車械則謂之庫故天文東壁為文

府西奎為武庫此府與庫之辯也

山陰陸氏曰言君使大夫訓習士也故其下文云在

官言官在庫言庫即非君命大夫不與士習士亦不

得從大夫習焉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臣以為肄業及之是也君凡命大夫士肄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不相瀆亂官公家府凡府庫武庫朝朝廷

講義曰君逸而臣勞故凡有事君則命之而已大夫與士則講習而為之也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言犬馬非公議也輟猶止也輟朝而顧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謂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

孔氏曰朝是謀於政教之處不宜私褻議及犬馬異事非常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回顧此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若無異事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為固陋不達禮也

藍田呂氏曰在朝而言犬馬慢也敬不在君也輟朝

而他顧亦敬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君子不逆人以姦也

講義曰朝言不及犬馬之末謂無補於政者若夫脩車馬之類則無嫌於朝言也

山陰陸氏曰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退朝猶如此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也若前言戲之耳施於朝廷則不可

嚴陵方氏曰朝者人臣蚤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朝廷所謂在朝則朝廷之朝也所謂輟朝特朝見之朝耳周官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之儀其嚴如此庸可以輟而顧乎

廬陵胡氏曰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若衛太子蒯聵朝夫人太子三顧之類又陳成子驟顧諸朝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於天下也遂成周禮以輔成王用綏萬方以致刑錯者亦禮

而已矣曰樂曰政曰刑焉者所以輔成六典莫非禮以為歸是以周公之治於朝廷者止用六典也故曰在朝言朝莫非禮也在朝所問莫非禮也在朝所對亦莫非以禮也

四明沈氏曰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禄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皆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孔氏曰此大饗謂歲功總畢總祭五帝配以文武其神非一若一一問卜牲日恐吉凶不同總一卜而已禮數有常不得豐饒使之過禮若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故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也然雩總祭五帝得每

帝問卜者以雩為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也

藍田吕氏曰大饗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也因天地隂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墠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藳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記云饗帝于郊又曰聖人為能饗帝則祀天亦可稱饗均祀天地冬夏之日至為大故曰大饗若他饗則問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

之類及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是也鄭氏謂大饗者祀五帝於明堂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而卜故曰莫適卜也然季秋大饗既無素定之日如冬夏至之比又不問卜必以人謀而用之是以私褻事上帝不敬莫大焉其說固不可取矣郊血大饗腥或為季秋大饗可也然不可一例求之蓋禮記之文本非一書雜收而得之言各有所當也

長樂陳氏曰饗之禮有小大春秋之饗孤諸侯之饗

聘卿與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先王之於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故均謂之大饗其於賔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賔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即則宗廟所用則祭器不蠲則除之凶服則禁之祼以鬱鬯尚以玄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賔祭用之則饗賔謂之大饗宜矣周官大

宰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郊卜牛而記曰君名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祀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然則不問卜者特饗賓之禮也考之大射燕覲之禮前期有戒而已則饗不問卜可知饗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富可知然則饗之為儀其他皆如

祭祀之禮而不問卜者如祭祀饗日之事也不問卜前期之事也饗之備物至於昌歜形鹽莫不具焉謂之不饒富者非不富也不饒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饗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徧祭五帝一也袷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賔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饗腥所謂徧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

謂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腶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賔客之大饗也此所言大饗不問卜即天子饗諸侯之大饗而已盖先王之於祭祀無所不用卜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尸在物者則卜牲且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

無自而知矣若夫以人交人何卜之有天子饗諸侯不問卜則兩君相見之大饗與凡饗賔客之大饗從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問卜謂若嘗之日涖卜来歲之芟社之日涖卜来歲之稼

石林葉氏曰季秋大饗於明堂牲也日也莫不卜之特言不問者恐瀆神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

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

椇榛脯脩棗栗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唯用

告神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說者以匹為

鶩野外軍中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見而已纓馬繁

纓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

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

孔氏曰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

卺也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卺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故鄭註卺人亦然也諸侯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則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不言璧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鴈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則死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也士摯冬雉夏腒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

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摯悉用束脩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謂童子也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在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為摯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宜依舊禮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申時物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也舉一隅耳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椇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

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椇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蚤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蚤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蚤起戰栗自正者也案莊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女摯榛栗棗脩以告虔是榛爲虔義又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其榛椇所用無文

藍田呂氏曰古者以禽爲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可亂也

賤當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者見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者摯亦以禽則偪於下矣皮帛可制以為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臣而為之等也天子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為摯詩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虞書輯五瑞此諸侯之摯獨云用圭者言其畧也

圭璧既受必反之貴德而賤貨也書云頒瑞于羣后是也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鴈雉鶩雖皆可膳之物然先王因之以寓其義也羔羊羣而不黨故卿執之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之義也鴈飛翔有列往来有時故大夫執之陳力就列道合則從不可則去鴈之義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也士執雉者耿介不回以死服事

者也

長樂陳氏曰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不依摯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于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于士無還贄終辭贄君于其臣則受之于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于嘗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

貴者授受于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贄士嘗臣於大夫亦奠贄童子於所尊則委贄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以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聘禮賔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賔亦不以贄及賔即館訝將公命乃見之以其贄賔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贄　又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

於鬼神禮記凡摯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先儒謂飾以繢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諸侯之卿大夫也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

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
失至此乃復正也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
飾以布以索以士早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
制同意用腒與夏行腒鱐同意周禮庶人執鶩工商
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為鶩然鶩之為物
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士相見禮庶人見
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贄為臣則庶
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為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

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甯謀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裘履不約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早其年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君子之為禮不以在

野在軍而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腒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禮書

山陰陸氏曰詩曰決拾既佽決以鉤弦拾以遂之

石林葉氏曰玉有辟有圭圭則銳而象天用辟則圓

而象天體子男亦君人者也有君之體而不足於用

故執辟公侯則徳位盛大非不足於用也故執圭獨

言圭而不及辟者以諸侯不嫌於無體也羔鴈則物

而已矣不可以無飾故飾之以繢布布言其道有以

被人而繢言居位之有文章也雉則文明之物故無

所用飾庶人質野則無所事於文也童子則始學者

也束脩以見師長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摯則無所

行也纓拾矢而相見不為之簡委之而退辟與成人

為禮也不為之簡禮以趨時為大也若夫婦人則其道主於事人其職專於中饋故摯以榛脯脩棗栗榛取其循法度以至於禮也脯脩取其治己齊家以治正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

講義曰傳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唯以章物故男摯有等差唯以告虔故婦人之摯則一而已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

埽灑

鄭氏曰納女致女也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

孔氏曰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生廣子姓故云百姓也致女於諸侯為辭轉畀詩云唯酒食是議是也埽灑不敢同諸侯彌賤也唯及大夫不及士士畀故也

藍田吕氏曰納女之辭女氏昏辭也不敢以伉儷自期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義也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姬姜嬴妘姞之類似皆因其母之號以賜之姓亦以子謂之子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别子其族貴盛堯典所謂平章百姓郊特牲云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皆所以廣繼嗣也納女於天子所以謂之備百姓也周官酒人奚人之屬有女酒三十人女奚十有五人吕公納女於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古之

遺語也

嚴陵方氏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如是不足以配國君故曰備酒漿埽灑者有家之事不如是不足以配大夫故曰備埽灑凡此皆主人之謙辭耳故每言備焉備者所以備其乏也

馬氏曰納女者嫁女之家謙辭也備百姓者以嗣續為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為重備埽灑者以賔客為重

山陰陸氏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姒之事也曰備酒

漿諸侯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灑下於夫人有事人之道而已若殷其雷能勸其夫以義汝墳能勉其君子以正被文王之化加於人一等矣

長樂陳氏曰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逆女于楚而遂啓疆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於大夫

以上曰嫁於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於人而已此所以略而不言

廬陵胡氏曰鄭云壻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辭故其辭云云竊意不然詩文王親迎春秋不親迎則譏之古未有壻不親迎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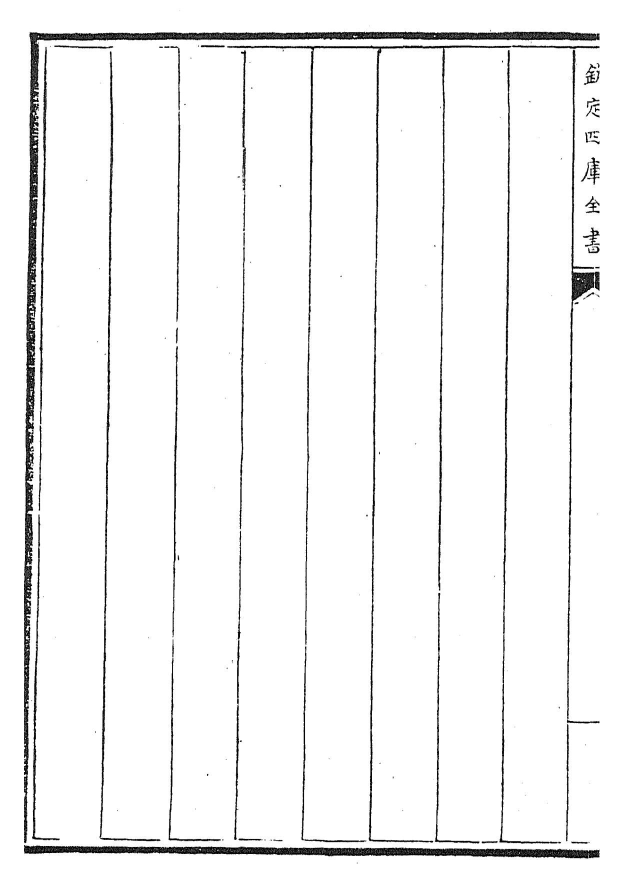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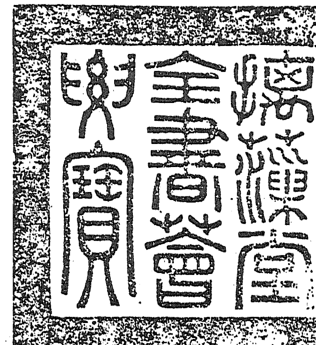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三頁後三行若屋之為社刋本屋訛柱據

左傳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謙於外故也刋本謙訛嫌據義

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何建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説卷十五

宋 衛湜 撰

檀弓上第三

孔氏曰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於别録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此篇載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故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

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鄭氏曰公儀魯之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仲子所立非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檀弓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

子服伯子蓋魯大夫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也伯子為親者隱耳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為檀弓所譏之事仲子喪亡檀弓與之為友非慼他邦為之著免故為重服譏其失禮也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故也何居猶言是何道理乎前聞言我未聞古昔有此事也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右案賔位之位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
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賔亦弔於西階故士喪
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賔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
未忍即主人位是也小斂之後尸出堂廉然後有飾
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賔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
小斂訖男女奉尸俠于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
絰于序東是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蓋以仲子初
喪即正適庶之位也初於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

後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乃為隱諱言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也

唐陸氏曰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

長樂陳氏曰木之正出為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絶矣本固而枝必茂

嫡立而庶必宁此天地自然之禮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争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大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巳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

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以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

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免之為服特施於五世之親耳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既非五世之親而其喪又非死於他邦者檀弓為之免焉蓋非所服而服之也服非所服之服所以譏立非所立之意耳

馬氏曰古者朋友之喪若兄弟而無服其弔哭則麻經可也蓋死喪之威致哀戚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為袒

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絰非皆在他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為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為之服所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山陰陸氏曰古之人諫救人失其婉有如此者矧在言語之際乎故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以問伯夷叔齊而知之此其所以在言語之科歟居讀如字亦語辭

也詩曰日居月諸伯子之言非隱也是其心所謂然也

廬陵胡氏曰武王之立以功非當立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無犯謂不犯顔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

無常人勤勞辱之事致謂戚容稱其服此以恩為制

也有犯無隱謂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

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向言之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

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為制也心喪戚容如父而無

服此以恩義之間為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事親及君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

凡言左右據僕從之臣立有左右此左右言扶持之

謂但是子或左或右奉持之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

在右故鄭云無常人也服勤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也方喪謂比方父喪也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長樂陳氏曰於親則致喪以其恩厚而服重也於君則方喪以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於師則心喪以其如喪父而無服也先王制禮稱事以為情稱情以為文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喪必三年而後可以為之報然則君者所以覆我師者所以

成我是亦恩與親等矣其可以不三年乎蓋親之所以育我仁也必報之以仁自有隱至於致喪皆所謂仁也君之所以覆我義也必報之以義自有犯至於方喪皆所謂義也師之所以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則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於古蓋先王之變禮歟古者立學校以教民一道德以同俗方是時也

教出於君恩歸於上夫又孰為喪師之禮哉季世而下家則有學人則有師此喪師之禮所以起也

嚴陵方氏曰就養者就而養之且不離也服勤者服其勤勞而不釋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致喪者言盡其所至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天下之通喪以為報之不如是不足以盡其所至焉非親也孰為之生非君也孰為之治非師也孰為之教君親

之與師亦相須而後成吾之身者也所命之名雖異所致之功則同吾之所以報之者宜如何哉亦惟其稱而已故其喪之也或以致或以方或以心雖各不同至於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蓋謂是矣其序先親而後君者内外之分也先君而後師者貴賤之等也

馬氏曰孝子之事親以恩為主父母有過不忍使之得鄉黨州閭之罪故有隱所以為仁人臣事君則不

然上無所阿下無所比君有失道蓋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則公卿大夫同心協議救其惡可也故不必有隱所以為義然由怨懟以訕上者仁人不為此孔子去魯欲以微罪行者亦依於仁而已矣唯諫爭則君臣之間許有犯焉而不必有隱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欲使守忠勵節之人得以直其道而已父子之道以犯而離則不可去以犯而夷則不可死故怡聲下氣以幾諫至於不義則子爭於父猶臣爭於

君也而豈無犯乎故有隱無犯者事親之仁及其變也以義終之則不能無犯有犯無隱者事君之義及其變也以仁終之則不能無隱若夫師者所受教而非教之者也故無犯則不全君臣之義親其賢愛其道有故而合非天性者也故無隱則不全父子之仁惟其三者不同道是故有事服勤雖皆至死然其致喪之禮顏色稱情戚容稱服者父母而已而君之喪則資於父以制之者也其敬同其愛則異故衰麻飲

食方於父而其哀不及焉致喪則盡其情方喪則備其禮古之人服父母之喪自上世以來未有改三年者蓋其情不可變也至於為君之喪以義之故後世之為君服以日易月以月易年而遂除之者止言其服不責以情則其禮亦可從時王之制也若夫為師則心喪而已雖有哀戚之情而不為齊斬之服何者學校有師皆出於先王命教之所使而學之者亦無常師教出於上則不可歸德於師師無常則不能皆

為三年之喪然則孔子之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者蓋上世以來未嘗有也則亦以心致其哀而已矣山陰陸氏曰隱謂恐傷親意情有不盡所謂幾諫是也雖號泣而隨之蓋亦如此左右就養其親豈特扶持之而已事君有犯而無隱君臣尚義雖盡情以諫可也若以謂無隱得稱揚其過失豈事君之道哉豈事師之道哉蓋臣子揚美隱惡君親一例也故或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事師無犯無隱蓋言雖盡

情猶微而婉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季路之事耳

廬陵胡氏曰方猶所也不擇地而安之致喪三年致謂哀到無隱謂匿情就養有方有常職

臨川王氏曰君之喪重於師者既教之又養之也

横渠張氏曰有犯無隱勿欺也而犯之寧犯則可不可欺也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

做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

灸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也如言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也或曰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河南程氏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

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
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鄭氏曰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自見夷人
冢墓以為寢欲文過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孔氏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為寢

欲文過之事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之以為寢是文飾其過也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适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聽之葬是許其大哭是細也

橫渠張氏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

必是殯故取其柩以歸合葬也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

嚴陵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哉而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壞故也

馬氏曰聖人盡人道以送死者故夫婦合葬所以從生者之志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蓋其生則雖有禮以限内外之别而其死未嘗不同所歸是故葬則

同穴附則同壙祭則同几體魄既降魂氣在上而先王設為喪祭之禮必有以聚其散附其離而同之者所以合鬼神而立至教也

山陰陸氏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

廬陵胡氏曰鄭云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非也譏其夷人之墓顧為是瑣瑣耳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

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自子思始記禮所由廢非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出妻之子為

父後則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子思既在則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道猶禮也子思言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為出母宜加隆厚為之著服道汙者汙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為父後禮當減殺不為著服也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安能

横渠張氏曰孔子之母雖不正然非遭出當其死也安得不以母服服之當時正是死不在孔氏之家遂疑以為出子思於此又難以劇論故但言先君子無所失道謂無不中禮也此語最好子思不使白也喪出母必是子思止有一子故不使喪出母適長則不為出母服也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非謂孔氏世世有出母特於子思見此事耳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亦就其出母以定汙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

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黙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為我不至於聖人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自以為不敢處權唯循理而已不敢學孔子也故曰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孔子所為皆義也但子思未識聖人之意所以不敢學也道即義也隆高也汙下也義髙則禮亦髙義下則禮

亦下

長樂陳氏曰夫之於妻有出之之禮子之於母無絕之之道故不為父也妻不可謂之不為子也母以其不可謂之不為子也母故死而必喪以其不為父也妻故止於期年而已喪之者恩也期年者義也義資恩以為用恩資義以為斷此喪出母之禮也儀禮曰出妻之子為母期故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之為甚是哭於期年之內則可哭於期年之外則甚

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謂先君子之無失道者
以情徇道而未嘗以道徇情也道隆則從而隆故喪
出母道汙則從而汙故止於期年而已若伋則以道
徇情而不能以情徇道故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
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嗚呼君子之於禮不知而
不行者其過小知而不行者其過大子思知而不行
而以不能自詘此所以不為君子取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道之隆也父没

而為後則不為之服此從道之汙也君子之於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而已子思乃有安能之語豈為知禮之道哉

馬氏曰夫婦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子母之恩無絶也雖子之於出母猶必喪之而父亦不得禁焉蓋夫婦失義不可以奪子母之恩也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則既薄矣又從而為之辭其可乎

石林葉氏曰汙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

之隆故父在無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汙故父没而為人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汙而不為服此人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為不能而使白絶其母故記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異父禮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不同居則不服自其母推之也此亦服者其隆而不服者其汙也異父既服期則其昆弟死視異父以為差而服大功子游之言是矣而子夏不及知乃自以未之前聞而從

魯人齊衰以荅狄儀之問所以記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出母之無服非所汙而汙異父昆弟之齊衰非所隆而隆君子是以謹之近世士大夫多疑於出母與異父之喪服不服率自其意而莫能一殆未嘗學禮之過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鄭氏曰頽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頎至

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拜是為賓稽顙為已前賓後已頹然而順序也頎惻隱之至也鄭知殷周喪拜之異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皆先殷而後周也

長樂陳氏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

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矣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

馬氏曰記曰三年之喪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衰蓋人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遂及之言雖拜起之末猶欲不失其序非知制作之情者孰能盡於

此此動容周旋中禮所謂盛德之至也鄭氏以此為
殷周拜而於經無所見豈其然乎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
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鄭氏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古謂殷時墓謂
兆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

常處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門人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也門人以孔子不聞三言之脩猶治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還歸不知葬之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

記識其處父叔梁紇雖為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鄭註士制謂天子之士也泫然流涕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重脩也　庾氏曰防守其墓備擬其崩
馬氏曰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而不必於命數則封之崇四尺者庸知非大夫之制歟
橫渠張氏曰防墓崩門人後至孔子是時十七歲安得已有門人或是時聖人固有門人矣

廬陵胡氏曰作墓時當爲堅久之計不可令崩壞而加治

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踐其左古人達於死生之變非若後世滯於形魄故曰葬者藏也爲使人弗見而已苟爲弗見則去之矣中古之世如此及夫後世不明死生之故而滯於體魄送死墳墓之事始加詳矣其加詳有二焉厚葬一也墓祭二也古人以爲死者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於人之始

死而為之重既葬而為之主召致其魂氣而祭之於體魄則無所事焉故既葬則去之為此也及夫後世始封為墳夫既已為之墳則孝子仁人之見之固亦有所不忍此雖後世之異於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孔子之葬其親自以為不常居鄉恐去而還不知葬所因而識之以此觀之孔子之志本以封之為當然也及夫既葬還脩虞祭門人之從孔子者以其墓崩脩之而後至孔子有所動心乎此孔子不應門人三

言之孔子泫然出涕以為古不脩治其墓焉既葬則去去則不復脩蓋孔子欲盡從今世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脩則去其心亦有所不安於此故泫然流涕而言之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孔子以為知禮此則古者聖達之本懐然世變之異而人心不同則雖君子之心有不安於此故難言之耳古之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説鬼神之故非若後世之不學者闇然而不知也宋人始厚葬其君

君子非之漢明帝始墓祭其親蔡邕與之夫厚葬無益於死有害於人宜為君子之所非若夫蔡邕之見則亦為其心有所不忍雖君子有所不能已此則孔子封墓崇四尺而又言古不脩墓泫然流涕之意後之學者可以考焉

廣漢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然考之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

則成周之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為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時衛世子蒯聵簒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

之不忍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於中庭故鄭云與哭師同子路結纓而死見哀公十五年左傳

臨川王氏曰孔子乃哭子路與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

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正命也子路之死非正命也孔子哭顏淵哭其正命之短哭子路哭其非正命之

終蓋顏淵全於仁而未全於聖子路全於義而未全於仁全於仁而未全於聖則其死者天也全於義而未全於仁則其死者人也孔子哭之則同其所以哭之則異蓋死者非難處死者難死有甚於生君子死而不生生有甚於死君子生而不死可死而死君子輕之如鴻毛可生而死君子重之如泰山雖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之雖傷勇而不失其為義不死雖傷怯而亦可以為仁是以召忽於子糾則死之管仲則

不死孔子不非召忽而多管仲者以召忽不失為義而管仲可以為仁也子路於衛君之事可謂不失為義而已孔子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

廣安游氏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出奔靈公死無所立立蒯聵子輒是為出公出公既立蒯聵欲

歸迫孔悝强盟之刼以登臺而出公出奔子路聞變而死之孔子於蒯聵則嘗書曰世子某言其不當廢而廢也於出公書輒者言其不當立而立也於伯夷叔齊之事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亦所以惡輒也雖然出公雖大惡而子路學於孔子之門有古義焉子路之失失於執古義而不知變也子路委贄於出公而死之此得君臣之義耳然知君臣而不知父子以亂大倫仲尼之徒不至是也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

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夫宗魯死於宗孟與子路死於出公一也宗孟死孔子以為不足弔子路死孔子哭之如此其哀其去就之分可知也孔子之與伯夷叔齊為出公言也哭子路之死為子路言也若此者君子可以見矣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

孔氏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

嚴陵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為節者蓋生物既變而慕心可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鄭氏曰言三日三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也忌日謂死日不用舉吉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也三日殯三月葬據大夫士禮也棺中物少三日可辦棺外物多三月可就悉用誠信各令合禮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咎焉

耳矣者助句之辭親喪以經三年以為極亡可以棄
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
親而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患故唯忌日不為樂事恐
其常毀也

唐陸氏曰王以極字絶句亡作忘向下讀

馬氏曰君子之事親無所不用誠信而至於明器則
備物而不可用者亦可以為誠信乎蓋之死而致死
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

也明器之用仁知之道誠信之至者也知此則可以無悔也

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嚴陵方氏曰經曰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三年以為隆故三年之喪所以為喪之極也亡則弗之忘矣者死者之形雖亡而生者之心未嘗忘之也忌日不樂蓋終身之憂有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山陰陸氏曰言喪三年以為中爾若其亡則未之或忘

廬陵胡氏曰終身之憂永慕也内則云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忌日不樂有慼容忌舉吉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氏曰孔子之殯于五父者不知父墓所在欲人怪而問已也人之見之者見柩行于路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孔子既少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将合葬不知父墓

所在意欲問人故殯母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問己因得詢知父墓所在外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為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輤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輤故知非葬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為不定之辭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而問之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鄭註野合謂不備於禮也如論語所謂野人及野哉

由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為妻故不告也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鄒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為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横渠張氏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以在衢故其殯周密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實是殯之周慎故曰其慎也蓋殯也其慎也屬下讀之則

一意明據舊說孔子喪母時十七歲十七歲何故不知墓或是孔子養於母家母不告之也家語是其家所傳難於直說據傳記直謂野合謂不備禮也合葬附葬也叔梁紇自有正妻亦不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左氏傳所謂詛諸五父之衢是矣衢則四達之道也

馬氏曰叔梁紇宋人而喪葬之制葢從於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

山陰陸氏曰慎讀如字慎誠也蓋曰其誠也蓋殯也

詩曰予慎無辜

廬陵胡氏曰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鄰蓋在五父衢也此一經疑在孔子既得合葬於防之前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鄭氏曰相謂以音聲相勸不相不歌皆所以助哀也不緌去飾

廬陵胡氏曰趙良謂商君曰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

古謳謠之名多曰相詳見曲禮舂不相解緌冠纓所

謂蟬有緌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

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

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鄭氏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火熟曰堲燒土冶

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殷人上梓槨大也

以木為之言椁大於棺也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
制文周人葬長殤以下不同畧未成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棺椁所起及用棺椁之差易繫辭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不用也堲周謂堲
土為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也殷人上梓考工記文
鄭引之以證椁也案喪大記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
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内木材為柳其實帷
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註云

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塈周殷則易以棺椁周人又於椁旁置柳置翣扇凡此是後王之制漸加文也白虎通云夏以揖遜為君故稱后殷周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

馬氏曰有虞氏瓦棺而至夏后氏迺以塈周周之有椁之象商人以瓦棺塈周皆陶冶之器而陶冶出於土及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使土親膚遂以木易

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之所以深慮長思者未
有易此聖人之法相待而後備故周人則縁商人之
棺椁飾之以牆置翣棺椁以比化牆置翣以為觀美
皆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惡於死而已當周衰禮義
散亡而人不知棺椁之度故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
椁而後以為出夫子之制孟子敦匠而充虞以為美
不知自周公以來蓋已有禮也惟其葬殤有異於成
人之禮故瓦棺堲周與夫棺椁皆以少長制之而不

為貴賤之等何者天下無生而貴雖君卿大夫之子猶士也尚何有貴賤之别乎長則其形强少則其形弱形强則其化難形弱則其化易古之人葬殤其棺椁必視長少者葢以此而已

唐陸氏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已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嚴陵方氏曰椁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牆以帷柩而

周圍如牆翣以飾柩而翼蔽如羽蓋世愈久而禮愈

備故也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

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

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大事謂喪事

昏時亦黑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

牲用玄黑類也殷以建丑之月為正物芽色白日中

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騂馬白腹騂赤類

孔氏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又春秋緯元命包云夏以十三月為正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以夜半為朔三正記云子月為正以陽始生物得陽氣稍變動故為天統丑月物在地

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寅月物出於地當須人功故為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天地人所繼不同故正朔不相襲也萌是芽之細故鄭註建子曰萌建丑曰芽

臨川王氏曰此似見詩有駟騵彭彭遂有乘騵乘翰之别馬以共戎事若皆以一物則可以給戎者鮮矣

或者止以此物供貴者則理有可通也

長樂陳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所受與天為一則其好惡取舍不與天違聖人因民以觀天因天以立事故於民心之所安者因之而不强去民心之所厭者革之而不强行此三代所以改正朔也

蓋正者政之所繫朔者月之所始夏正以建寅殷正以建丑周正以建子以天言之則陽生於子而萬物資始建子之月為得正以地言之則陽舍於丑而萬

物資生建丑之月為得正以人言之則陽出於寅而人順以動建寅之月為得正三代之正朔雖不同至於頒政令授民事莫不以夏正為正故周官凡觀象讀法均食施事皆繫之正歲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禮稱季夏六月祀周公凡此皆夏正也孔子於春秋用時王之正其論為邦則曰行夏之時者夏之時據人之所見而人之所見者質也孔子乘殷之木輅服周之純冕皆以其質而已此所

以救文弊也春秋書大事於太廟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是以子路之與祭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以為知禮則大事用日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祭以朝之質明斂亦如之故曰大事斂用日出嚴陵方氏曰滕文公之居喪也曰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則喪為大事可知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戎事之為大事可知喪事凶禮也戎事軍禮也祀

事吉禮也五禮不及於賓嘉者以非大事故也

金華應氏曰夏后治水而水德王故其色尚黒殷人征伐而以金德王故其色尚白周木德也而色尚赤亦豈非取木之所生而用火之色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

之子名申幕所以覆棺上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也幕或為幦

孔氏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異之事有聲曰哭無聲曰泣齊是為母斬是為父厚曰饘希曰粥父母之喪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曰自天子達也覆殯椁之幕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後代僭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

馬氏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三年之喪則至矣故其哀發於聲音則為哭泣發於衣服則為齊斬發於飲食則為饘粥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乃其所以自致者由庶人達於天子無所加損焉則哀素之極喪禮之至者也至於幕鑾帟之飾末而已矣而得以隆殺焉此魯衛所以有縿布之辨也鄭氏以縿幕為魯僭天子之禮亦安知非其得用而曽子言之

李氏曰先王之制小斂殯葬所以為死者之禮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有等哭泣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故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由前所以立禮由後所以立仁齊斬所以稱情而為之也故曰齊斬之情

盱江李氏曰夫布幕諸侯禮也縿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杞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且其祖天子禮樂異於周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嚴陵方氏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縿幕之文

山陰陸氏曰縿讀如字以縿記帛蓋衛幕用布魯用帛爾雅纁帛縿曾子言此著魯異於諸侯者若此類耳其情自天子達

廣安游氏曰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此所以自天子達也若幕則天子以綃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固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當異也

此二者喪禮盡矣且禮文之制曾申獨舉幕而不舉其他則其他推是而可知晉文公請隧於王隧天子葬禮文公於葬獨請隧則其他亦從是而可知也天下之禮以類而為之者也苟於其類而或開之則其他皆將以類而失之此襄王所以不許文公也是故以隧而葬則葬禮視隧而相從者皆可知也以幕而殯則殯禮視幕而相從者皆可知也此曾申所以獨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鄭氏曰獻公信驪姬之譖重耳欲使世子言見譖之意蓋皆當為盍盍何不也志意也世子謂言其意則驪姬必誅重耳曰盍行乎行猶去也世子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使人辭於狐突辭猶告也前此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不念伯氏之言謝之也伯氏狐突别氏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圖猶謀也不出謂狐突自臯落氏反後懼而稱疾焉賜猶恵也既告

狐突乃雉經申生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文公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是驪姬譖

申生之事也左傳又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註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置毒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此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也左傳又云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君無復歡樂此云是我傷公之心是也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死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

絶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申生但能恭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已有諫以明事諫則以幾為順以孰為敬幾而不入則至於孰孰而不入則至於號號而將至於見殺則亦有義以逃之是雖於親有所不從而於義無所不順於親或不我愛而於鄉閭無所得罪此古之所謂孝子也彼不善事親者以小愛賊恩姑息賊德於巳可以言而不言

於事可以諫而不諫依違隱忍惟意是從以至隕身於其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是將以安親而反危之將以悅親而反辱之此君子之所不取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而且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而且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蓋書晉侯以明晉侯之

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弑君而簒位則申生之行蓋可哀而恕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以申生為不孝而以之為恭猶詩不以伋壽為不孝而以之為不瑕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為孝矣

馬氏曰昔幽王惑於褒姒而逐太子宜臼奔于申太子之傅作小弁以刺之然君子不責宜臼以出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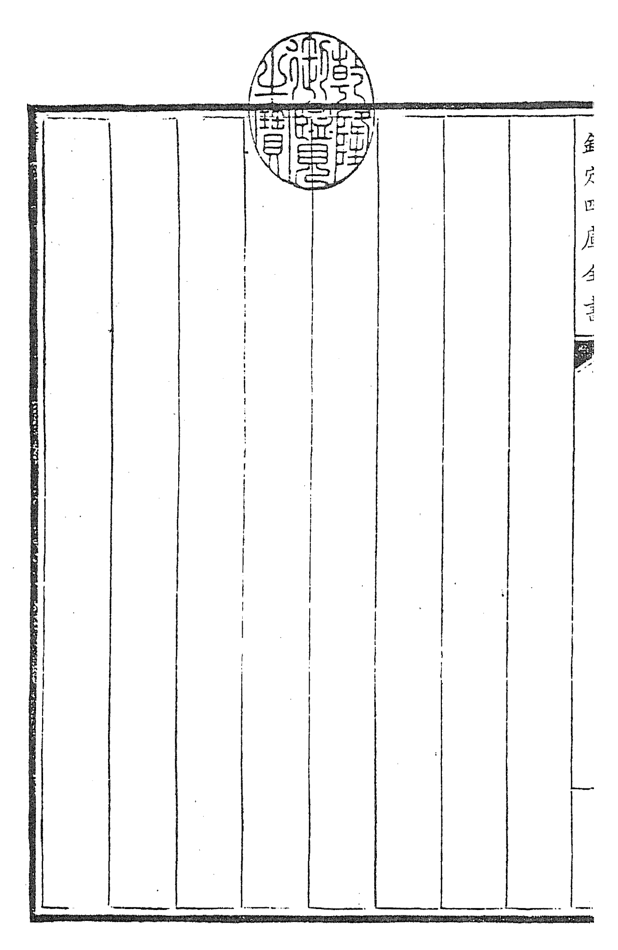
罪而謂小弁有孝子之道申生之事蓋與宜臼無以異也而申生失之特不知止於先王之禮義而已若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雖有殺身以成仁之志而其死之亦非義也然國人以其相為於禍難之中亦自作詩以思之而申生愛君父恤國難猶有善於彼雖非孝也而謂之恭則宜矣

廬陵胡氏曰案春秋自閔二年至僖二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

禮記集說卷十五

謹案第二十三頁後一行蓋顏淵全於仁而未全

於聖刋本仁訛人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何廷宰